

中外紀實文學叢書

毛澤東



de 感情世界



de 感情世界



吉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的感情世界

彬 子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的感情世界

彬 子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插页2 210,000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ISBN 7-206-00776-7

K·11 定 价：4.40元

目 录

一 道是无情却有情（代前言）

二 风雨沧桑

毛泽东词赠杨开慧：“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毛泽东对贺子珍讲：“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但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伤了，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江青求见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三 舐犊情深

毛泽东说：岸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毛泽东在给毛岸青的信中写道：“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邵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

毛泽东给李敏发加急电报：“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

毛泽东致信李讷：现在的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是好事。

四 别梦依稀

毛泽东《祭母文》曰：“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

毛泽东致电妻兄杨开智：“得电惊悉杨老夫人仙逝，十分哀痛。……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

毛泽东问谭世瑛说：“你爹还在东山不？你老倌有点眼光，……没有他，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出不了韶山冲呢！”

毛泽东向他的子女介绍老校长张干：“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

毛泽东在徐特立60寿辰时致信祝寿：“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五 深情厚谊

萍水相逢，终生为友，毛泽东热心帮助困境中的青年许志行。

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毛泽东对柳亚子说：你写的诗，我爱读，有趣味，有意义。有千百万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这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

周恩来病中致信毛泽东：“我因主席对我的病状关怀备

至，今天又突然以新的病变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原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见面了。

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

六 公情私谊

毛泽东对新来的内务警卫李长培说：“嗯，随便一点嘛，你们四川人爱摆龙门阵，我们不也是在摆龙门阵吗？何须讲形式，快坐下吧！”

毛泽东对卫士封耀松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我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毛泽东对室外站岗的警卫张木奇说：“天凉，你们值班也要多注意，不要感冒。”

毛泽东笑着说：“我怎么了？我也是人哪，普通人么，也得吃五谷杂粮，刀子割了肉也要流血，伤口结了痂也要痒，痒痒了也想挠挠。”

毛泽东开导失恋的卫士：“不要一吹就跟人家要东西嘛，人家姑娘跟你好了一场，你就是留给人家当个纪念也好嘛，不要谈不成就反目为仇，要象个男人样子嘛。”

毛泽东把李银桥揽入怀中，拍打着他的后背说：“银桥，我死后你要每年到我坟头上去看一看啊……”

1976年，毛泽东过最后一个春节。他用低哑的声音对张玉凤说：“放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

后记

一 道是无情却有情（代前言）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曾用“冷眼向洋看世界”来形容毛泽东的人际交往。其实，他并不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中国式领袖人物。本书将要述及的，就是毛泽东那不似常人又胜似常人的色彩斑斓的感情世界。

毛泽东与常人一样，上有父母、下有妻室儿女、旁有亲戚朋友。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一心发财，精于算计，连自己的儿子也当长工使，对毛泽东动辄打骂；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心善信佛，富于同情心。毛泽东1936年曾对斯诺讲，他们家分为两“党”，他是站在母亲一边。尽管如此，毛泽东成年以后，对父母仍十分孝顺。母亲逝世后，他曾写下著名的《祭母文》，并有“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的挽联。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时，曾专程上山到父母坟前凭吊，献上松柏一束。他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但父母总是不能忘，有机会我还要来给他们上坟。

毛泽东先后有过四次婚姻。结发妻罗氏是父母包办，毛泽东讲他从未跟她同过房。

毛泽东的爱情生活，一直是鲜为人知的。1978年重新出版

的《毛泽东诗词选》，发表了一首爱情词《贺新郎·挥手从兹去》，这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汽笛一声肠已断”，“热泪欲零还住”，“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词写得凄清哀婉，缠绵悱恻，反映了毛泽东同杨开慧的深厚感情，展示了毛泽东感情世界的另一个侧面。杨开慧就义后，毛泽东痛惜不已，自称是“百身莫赎”。

毛泽东的爱情生活和他的事业一样，是曲折的。他有许多常人难以体会的苦衷。开慧牺牲，子珍别离，江青反目。毛泽东总觉得自己愧对杨开慧和贺子珍，所以他对开慧的母亲向氏，极尽孝心。向氏去世，毛泽东特地关照要让她和他亲爱的妻子同穴。

即使对江青，毛泽东起初也还是体贴的。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47年搞“三查三整”，组织上问到江青的历史问题，江青想请毛泽东说情，毛不允，江青大闹。毛泽东一方面对之加以斥责，甚至让她滚；但同时考虑到江青当时身体不好，就让李银桥将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一块腊肉，切一盘给江青端去。细微之处可见毛泽东的善解人意。只是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才对江青的行为越来越不能容忍了。他曾深有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讲，老百姓离婚可以找法院，我去找谁呀！

毛泽东对子女要求很严，但他确实很爱自己的儿女。毛泽东一生共有过十个孩子。按照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他应该是有福之人了。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他先后有六个子女夭折或遗失。算起来只有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四人长成。

毛泽东对长子毛岸英是寄予很大希望的。岸英从小受苦难折磨，懂事后在苏联上过军校，当过兵；回国后又务过农，当过工人；最后牺牲在朝鲜战场。他的牺牲，使毛泽东受到很大

的刺激。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得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沉默良久，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擦了几根火柴都未点着，半天才说：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都可以牺牲，我毛泽东的孩子为什么不可以为朝鲜的独立而死！他批准了彭德怀关于将岸英葬在朝鲜的建议。事后，他又忍着悲痛去做儿媳刘松林的工作，劝她不必从一而终，并认刘松林为女儿，表现了宽阔的胸怀。

毛泽东对朋友极重感情。他与许志行，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早年萍水相逢后，却终身视为兄弟。在许志行穷困的时候，多次援手以德，表现了强烈的同情心。

毛泽东对朋友的感情是极其真挚的。湖南的肖子升、肖子璋（肖三）兄弟，是毛泽东早年在东山学堂的学友。新民学会成立时，肖子升是总干事，毛泽东是副总干事。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曾一起靠乞讨、打短工徒步考察过湖南的若干县。后来肖子升在政治上与毛泽东分道扬镳，成为国民党要员。全国解放时逃往海外，发表过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和文章。但毛泽东不忘旧情，多次托人捎信给肖子升，欢迎他回来。50年代，国内有个文工团访问乌拉圭，毛泽东听说肖定居该国，特意让该团成员向肖致意，请他回来看看。70年代中美建交，毛泽东再次让人顺便去看肖子升。但肖子升坚持自己的立场，奔走美国各地游说，反对中美建交，希望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1976年3月，肖子升客死乌拉圭。

毛泽东对战友和同志的感情，也同样是深厚、真挚的。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写道：当他（指毛泽东——引者）讲到他那些牺牲的战友时，两只眼睛是湿润的……。

毛泽东非常恋旧。他用过的梳子、骑过的老马、穿旧的破衣服、使坏的秃笔……都舍不得丢掉。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

“我跟随毛泽东15年，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离开主席时，我哭了，主席也哭了，是抱着我哭的。他坐在床上，我立在床前，他把我揽入怀里抱紧了哭，希望我在他死后，每年能到他坟前去看看他。他讲了许多很动感情的话。他还说：‘你走了，我这里就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干得长是因为我们合得来。你走之后我这里再不会有卫士长，你就是我最后一名卫士长’。”

……

毛泽东不仅对身边人、家人、亲朋、故旧、战友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更深爱着生他养他的国土，深爱着在这个国度里生活的亿万同胞。正因为他对天下百姓怀有炽热的爱，所以他能以常人难有的毅力克制自己的个人感情。他可以让心爱的儿子上前线为人民的事业流血牺牲；他可以见女儿饿得面黄肌瘦而不给她任何特殊的照顾；他可以冒家人的怨怒而不徇私情；他可以置几十年的友情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处理那些侵犯人民利益的多年好友……。

毛泽东在给外婆家所在地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亲戚唐家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是宁折不弯的硬汉子。在对敌斗争的艰险环境下，他从不落泪。但对人民、对亲人他却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眼里含泪，是在路上遇到一位因女儿生命垂危而失声痛哭的农妇。

再次看到毛泽东流泪，是在观看《霸王别姬》这出戏。看到楚霸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与虞姬生离死别时，他的睫毛时常抖个不住，眼睛里湿漉漉的。他用沙哑的声音说：“不要学楚霸王。我们都不要学！”

再就是1957年底，回家探假的警卫战士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说这就是乡亲们的口粮。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他接窝头时手有些抖，掰开一块放进口中。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第一口咽下，泪水哗地滴下来。“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掰窝头，分给工作人员。他哭得很厉害，声音很大，又常常哽塞，断断续续地说：“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人吃的口粮……”。

1960年自然灾害严重，毛泽东身体力行，与国人共度难关。虽然他最喜欢吃红烧肉，但七个月竟没吃过一口。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便充一餐饭，饿得全身都有些浮肿。工作人员看到，毛泽东在看灾情报告时，常常是哗哗地流泪。他夜不能寐，通宵达旦地工作，好象有无限的愧疚……。

毛泽东也有情绪高涨的时候。1955年夏到1956年，全国掀

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他精神亢奋，整日里非常高兴，就象战争年代打了胜仗一样，嘴里时常哼着“得胜令”的调儿。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当晚看了报道，心情激动，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那有多好啊！”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中洋溢着毛泽东的喜悦之情和对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伟大精神的赞叹。

……

毛泽东对人民的爱是和他对敌人的恨紧紧相连的。正是基于他对广大受压迫人民无限的爱，才有他对一切压迫阶级深深的恨。这大概是他立志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原因吧！

维护人民的利益，团结大多数人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整过他的人，反对过他的人，甚至是他的敌人，只要他们一旦站

在人民的立场上，毛泽东就能不记前嫌，团结他们，做他们的朋友。相反，昨天的朋友、同志，只要一旦他今天触犯了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就会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教育、处分，甚至用法律来处置。

“人民万岁！”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那一天喊过的口号。“为人民服务”是他一贯奉行和提倡的宗旨。在对人民利益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眼睛里是容不得一点沙子的。他绝不允许人民的公仆，演变成人民的主人。

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发动过“三反”运动（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他对一些大案、要案一抓到底。他亲自批准处决了贪污腐化分子张子善（天津地委书记兼专员）、刘青山（前任天津地委书记）。他甚至规定了各大行政区、各省、各直辖市以及各部队必须挖出的贪污分子比例数，恨不能一举将这些“老虎”一网打尽。他这样做一方面纯洁了党的队伍，但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偏差，冤枉了一些同志。类似的情况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也出现过。特别是“文革”期间，毛泽东错误地分析了形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加之林彪、江青集团的利用，造成了十年动乱，其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毛泽东从小就“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具有远大的抱负。他切实地感受了近百年中国落后挨打的耻辱。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他昼思夜想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地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而，他时时刻刻有一种紧迫感。但是在社会建设的历程中，他又遭受了不少的挫折，这使得他有时也极其苦恼。回首往事，他感慨万千。从青年时代“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壮志，到日后“长缨在手”的意气风发，以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毛泽东有往事越千年之

感。

这个时期，他在感情上是孤寂的。大儿子牺牲了，二儿子身体不好，两个女儿也难得一见。对江青，又不愿理。毛泽东连普通百姓所能享有的天伦之乐都没有，加之体弱多病，举步维艰，其伤感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及其他工作人员回忆说，晚年已难得见到毛泽东的笑容。又说他在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时，看到人民群众兴高采烈地欢迎解放军进城，回首往事，止不住老泪纵横……

毛泽东老了，但是他壮心不已。

……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最富感情的人，是胸怀博大的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是人杰！

二 风雨沧桑

毛泽东词赠杨开慧：“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1901年11月6日，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下板仓杨家，一个女孩呱呱坠地，“板仓杨”的主人杨昌济先生给女儿取名开慧，号霞，字云锦，期望女儿的一生能够在阳光的照耀下，有如灿烂的云霞，美丽火红。后来杨开慧果然不负众望，成为著名的革命烈士。她丈夫毛泽东在那首有名的《蝶恋花》词中，将她称为“骄杨”，赞她如“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与“万里长空”的云霞共舞。终于了却了杨昌济先生当年给女儿取名时的一番初衷。

杨开慧家住的下板仓屋由土砖砌成，三面环山，青松翠竹，交相辉映，屋坪前是两口明净的水塘，再前面是一片宽敞的稻田，银练般的板仓河，在田片中逶迤流过，风光十分秀丽。开慧就在这明山静水的田园风光中度过自己的童年生活。板仓的山山水水留下了她的足迹，印下了她的情影。儿时的生活虽然是清贫简单的，却也充满盎然生机，常常令她回味无穷。

开慧长到七岁，父亲从国外来信，要她上学读书。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办了长沙县第四十初级小学。山冲里从来不让女孩子读书，学校破例为开慧等七个女孩子单开了一个班。

杨开慧在杨公庙小学只读了三个学期，便转到离板仓五里多路的隐储学校去了。这个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强烈地刺激了小开慧的求知欲。

辛亥革命发生不久，开慧从隐储学校转到衡粹女校，接着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杨开慧上学期间，父亲每两年从国外回来一次，给她讲述一些国外见闻和简单的道理，教她博览群书，把读书当作吸取新知识、新思想的一项重要方法。在父亲的鼓励下，开慧刻苦自学，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她从小爱读《木兰辞》，向往那种少女的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活，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一展身手。

少女年华的开慧，不仅有花木兰那样不让须眉的爱国壮志，在她的感情世界里，更多的是大家闺秀的缠绵悱恻。对客居海外的慈父的思念，对家境日蹙的感伤，对学海无涯的焦虑……这一切使体弱多病的开慧，不时泛起难以自己的孤寂和伤感，陷入青年人都曾有过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烦恼之中。她非常渴望得到知心朋友的规劝，向她（他）们诉说内心的苦闷，获取前进的力量。在为数不多的开慧遗墨中，有这样一封信。信曰：

我最爱之姐姐鉴：许久未晤，甚以为念。近维起居多枯，学业日增为颂！妹现发头昏，且生痒子，请医诊治，总难见效。校中的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为之焦灼也。妹与吾姊至

好，素承规劝，有暇望赐数行，以慰系念。天气将寒，惟珍重不一。此问大安

愚妹杨开慧书上

这封信写于1912年深秋，那时开慧才12岁。此后，开慧虽然年龄在增长，但这种缠绵的情感分毫未减。后来，更平添一种对爱情的渴望。这或许是开慧以后选定身体强健、意志坚强的毛泽东为终生伴侣的“基因”吧。

1913年春，杨昌济结束了在国外近十年的留学生涯，回到长沙。杨开慧和母亲、哥哥一起，也从乡下迁进了城里。

杨昌济回国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已被袁世凯所篡夺，湖南的政权也被立宪派政客谭延闿所窃据。谭延闿企图多方网罗人材，他见杨昌济学问渊博，在教育界曾有一定威望，便想罗致他当湖南省的教育司长。杨昌济托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缺乏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闿的邀请。他决心以教育为己任。他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的聘请，在长沙当了五年教员。在此期间，他除了从事教学以外，还密切注视政治形势的发展，积极参与一些进步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活动。

1915年9月，《新青年》问世，受到杨昌济的热烈欢迎。他除了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他是《新青年》在湖南的最早的读者和宣传者，还自己出钱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得意的学生。他在《新青年》先后发表了《治生篇》、《结婚论》等论著和译文，并推荐毛泽东写的《体育之研究》在该刊发表。

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授课时，与该校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教员，如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